

乡村旅游迸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尹婕



雨后的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朱溪镇杨丰山，梯田、公路和山村民居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王华斌摄（人民图片）

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乡村旅游需求，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文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学习体验线路300条。这些学习体验线路将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生态资源相结合，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了解乡村的“四史”故事，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前行动力，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振兴。

据乡村旅游监测中心测算，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接近10亿，乡村旅游总收入3898亿元，均较2019年一季度有所增长。刚刚过去的“五一”，乡村旅游也是最受游客青睐的旅游内容之一。乡村旅游已成为中国旅游业中最具活力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为了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发挥其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各地都在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内涵，完善乡村旅游产业链，并逐步提升乡村旅游品位。

广融合 奏好“交响曲”

扎根乡土的乡村旅游，拥有生态、农业、乡土文化等资源，具备天然的融合性。随着旅游业“跨界”发展的不断深入，乡村旅游的这一特质日益显现。

300条乡村旅游学习体验线路充分展现了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优势和方



游客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木召生态休闲度假区体验丛林穿越旅游项目。

唐鹏摄（人民图片）

向。例如，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推出的“下乡的味道”红色之旅线路，引导游客重走访贫问苦之路。下党乡曾经“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如今年均旅游接待2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600多万元，游客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乡村巨变的历程。再如，安徽推出的“不忘初心红色之旅”线路，游客从新四军七师司令部旧址纪念馆出发，探访新中国著名水利工程梅山水库和六安茶谷，穿行千里大别山腹地，欣赏五百里山水画廊，充分感受当地深厚的红色文化和优越的生态环境。

除了乡村旅游+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绿色生态，随着人们休闲方式的改变，乡村旅游+体育、乡村旅游+康养、乡村旅游+艺术等发展方式不断涌现，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浙江是中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且发展较为成熟的省份，当地的乡村旅游探索也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乡村旅游+体育成为浙江许多村庄致富的重要途径。例如，安吉灵峰街道横山坞村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篮球场、网球场等基础体育场地，组建足球队等体育队伍，投资建设休闲度假区、房车露营地等运动休闲项目，发展户外运动，有力推动了当地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重体验 让游客放慢脚步

边听虫鸣鸟叫，边赏花垂钓，一日三餐品尝地道农家菜，入夜则住进富有江南韵味的乡村四合院。每逢节假日，许多江苏南京市民便会选择到栖霞区桦墅村感受一段田园时光。喜欢“动”起来的游客，可以前往六合区金牛湖，参加登山定向挑战赛。在溧水，举家出行的游客能找到适合全家人的旅游项目：大人看舞狮子、打腰鼓等民俗汇演、孩子参加“疯狂实验秀”、真人CS等娱乐拓展活动……

如今，乡村旅游已远远不是吃农家饭、住农家乐可以涵盖的，让来到乡村的游客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慢下脚步、静下心来，获取沉浸式体验，正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之所以喜爱到乡村去，是因为我希望在那里找到儿时的记忆和童年的味

道。”热爱旅游的上海游客纪敏这样看待乡村旅游。在苏北农村长大的她，已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少有机会回家乡。因此，去周边乡村旅游就成了她缓解乡愁的重要途径。这几年，她和家人至少去过长三角地区30个乡村。“最初就是在那里吃一顿饭，看一看田野，这几年，村子里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在当地停留的时间也不断延长。”纪敏介绍，过去提起度假，他们总是优先想到一些专门打造的旅游度假区，但是现在，乡村旅游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村子里既有绿水青山，又有干净整洁的饭店、民宿，还有丰富多彩的休闲项目，最重要的是，在村子里，我们能真正地静下心来，看风景、慰乡愁。”

高品质 攒足发展后劲

近日，贵州省兴义市万峰林街道瓮本村“火爆”了一把，这里有成片的枇杷林、被绿树青山包围的村寨。最吸引人的是村里一个名为“来屋头玩”的乡村旅游项目，在这里人们可以了解和体验麻糖的制作过程、学习制作传统碳烤蛋糕，可以到果林中采摘新鲜水果、到地里摘菜做饭。谈起这个项目名称的由来，项目发起人曾付国这样解释：“来屋头玩”是黔西南地区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从中透露出乡亲们热情好客。不断给游客提供丰富的乡村旅游产品和业态，同时保护、传承乡村文化、乡村民俗，让人们在体验乡村文化的同时感受快乐，这也是该项目的初衷。为此，“来屋头玩”项目正在升级改造，通过“线上助推+线下体验”“一村一节”“一户一景”等模式，走出一条独特的乡村振兴之路。

“做好乡村旅游业的‘加减乘除’，对于健全我国乡村旅游产业体系至关重要。”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周其森撰文指出，做加法，就是要增加文化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乡村旅游业发展后劲。

广大旅游企业也看到了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纷纷布局乡村旅游。如何让乡村旅游走得更远、更有影响力，他们有自己的思考。复星旅游文化集团董事长钱建农认为，应该更多地把乡村旅游和具备国际水准的旅游度假产品结合起来。

林区民居、堆叠起来如一堵墙般的劈柴、伐木工具……在吉林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有一处独具韵味的公园，这就是森工文化园。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分别塑造了森林砍伐、锯木、抬木、搬运等工人形象以及森工们合影的五组青铜铸造，艺术放大和重组了森林采伐常用的九组工具，微缩了七组当年森工们的房屋和住所。园内用旧火车枕木、古旧石板、朽木和具有长白山本土元素的玄武岩火山渣铺装，并利用现代照明技术，重现了当年森工文化的特色，为当地打造特色旅游小镇增添了一个“打卡”地。

千百年来，在吉林长白山这块人迹罕至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珍贵的木帮文化。先辈们在这块广袤神奇的黑土地上，一代代繁衍生息。他们穿行于大山之间，行走于原始森林中，同恶劣的气候和毒蛇猛兽斗争，奏响了一曲久远的采伐之歌，记录着长白山森林发展史和变迁史。

上世纪50年代，伴随着林区的建设开发，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来到这里，他们大多由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官兵、闯关东的硬汉等组成。他们有闯劲、豪爽大度、热情好客，也将各地的文化习俗带到了这里。

长白山下感悟森工文化

本报记者 赵树宴 文/图



在二道白河镇，我们遇到了59岁的宋秀林。上世纪60年代，宋秀林的父母从山东来到

原浑江地区（现白山市）湾沟林业局仙人洞林场。1979年，林场搬迁，宋秀林便到了白河林业局红石林场工作。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封山育林取代了伐木。如今，植树、护林、育林已成为森工的新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宋秀林认识了延边易达白桦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立峰、程或夫妇，从桦树树干钻眼取桦树汁，用来酿酒、生产制造桦树汁饮料以及系列化妆品，是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这些产品

原浑江地区（现白山市）湾沟林业局仙人洞林场。1979年，林场搬迁，宋秀林便到了白河林业局红石林场工作。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封山育林取代了伐木。如今，植树、护林、育林已成为森工的新工作。

原浑江地区（现白山市）湾沟林业局仙人洞林场。1979年，林场搬迁，宋秀林便到了白河林业局红石林场工作。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封山育林取代了伐木。如今，植树、护林、育林已成为森工的新工作。

焕发了新容颜，改建成了混凝土活动翻板坝，坝体伸长，水库容量和灌区面积进一步扩大，功能更加健全。改建后的万安坝拖住了汶溪的脚步，把“绸带”变成了一块“碧玉”。临水俯瞰，水阔云淡，天光塔影，让人不忍拔足。

春天到了，只是一个绿，就迷了塔的眼。玉玑山和湿地公园共同披上了绿的盛装。山顶是黯绿的，山腰是深绿的，江水是墨绿的，树是青绿的，叶是浅绿的，芽是嫩绿的，草是翠绿的。白鹭乘着风，成群结队过来了。在古塔之下，它们白衫翩翩，轻步曼舞，炫耀着动人的身姿。累了饿了，就一头扎进汶溪里，叼上一嘴鱼虾，在阳光下乐享美食。它们时而踏浪捕食，时而掠水嬉戏，时而展翅高飞，把这里

生活不再被汶溪的性情左右。

潮涌汶溪

叶荣荣



在安徽休宁横江国家湿地公园栖息觅食的白鹭鸟。

徐明摄（人民图片）

比桥历史更久远一些的是汶溪下游的万安坝。上世纪50年代末，为了灌溉两岸的农田，培育双季稻，当地建起了3米高的砌石拦水坝。灌区水稻种植由一季变两季，粮食产量大增，被誉为休宁的“粮仓”。

有了坝和桥，溪水也变得欢快，古塔的塔顶长出了新枝，两岸的山、树、花、草都欢腾起来，桥上人来车往，进城出城的人加快了脚步，大货车和小汽车跑得欢快。但这还不是汶溪最好最美的时光。10年前的一次巨变，汶溪迎来了新生。

冬眠的农田被催醒，隆隆的轰鸣声惊醒了打盹的鸟儿，一座美丽的横江国家湿地公园躺在汶溪的北岸，与巽峰塔隔水相望。青的柳、粉的花、绿的草。亭台林立、曲廊迂回、树木扶疏。柳荫小路曲径通幽、金鳌拜月蟾宫折桂、栈桥拍水长虹卧波。不再年轻的万安坝

当成了快乐家园。

入夜，所有的灯都睁开眼，流光溢彩。汶溪桥也被装扮起来，斑斓五彩，弥漫着青春的气息。孩子们在滨江乐园尽情地找寻着自己的快乐，健身快走的人三五成群，贪婪地摄取夜色的美。大大小小的广场上乐声四起，广场舞舞蹈队排开阵势。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村姑村嫂们，舒心地跟着音乐一曲又一曲地舞着，引得路人驻足观看。只有垂钓者不为所动，心无旁骛，期待着“大鱼”上钩，在一甩一提一拉间体会自己的快乐。

一声惊雷，惊醒了汶溪的睡梦，汶溪想起了远方。它等不及与古塔作别，涌动起春潮，撞开了万安坝的闸门，急切地奔向新安江。在蓝天的注目下，在青山的怀抱里，不息地奔流，肩负着“一江清水出新安”的嘱托，去唤醒千岛湖的春天。

苍山品茶

北雁

我们顺着一条小溪逆流而上，不多时便完全进入苍山之中。

松柏挺立，莽林之中的小路弯转如肠，不见天日，几扭几曲便到了尽头。山穷水复之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秀致的茶园。山体起伏，便让茶园呈现一种层次感极强的阶梯状，云雾缭绕，让人如同置身瑶台仙乡。

在一阵狗吠声中，我远远听见探路回来的同伴林昭在一个古旧的院落门前叫我：“来这里喝茶！”我小跑上前随他进入小院，只见一张老树茶桌后坐着一位老人，笑容可掬。我们刚一坐定，他便用一口掺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说：“登山辛苦，尝一下我这壶新泡的茶水！”说罢，利索地夹出一个空杯往茶盘正中一放，提起沸水壶朝杯中猛一灌水，沸水沿着杯口溢下，算是烫过了杯子。把水一倒，随即斟上一杯茶水，放在杯垫上推送过来。山里运输不便，他的屋子因陋就简，想不到茶具却如此精细。

茶水真好。端起杯子，便有一阵淡淡的清香钻鼻孔。轻抿一口，唇间先是柔柔一股青涩，下咽后喉中却是淡淡的回甜。若非口渴，真舍不得如此牛饮。杯子一空，老人立马又续上一杯。如是几番，茶瘾过后，人也轻松了许多。

闲谈之中，老人得知林昭就在山下的村子开客栈，便自我介绍说他本姓林，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大理种茶，至今已有二十六年，他也从一个40岁出头的中年人变成了古稀老人。一个“林”字拉近了距离，老人变得更加健谈。他说大理山好水好，气候温润，极适宜茶树的生态种植。苍山马龙、圣应两峰之间十几平方公里的茶园，便是著名的“感通茶”产地。感通茶香味持久、汤色清亮、回味甘甜，乃是白族

“三道茶”中的合柱茶，在徐霞客的《滇游日记》和清代《荡山志略》《茶苑》等众多典籍中亦有记载，驰名已达500年之久。这20多年间，他不停地往来于台湾与大理之间周而往返，将在此种植的茶叶送回台湾加工成品，又回大理种茶，茶叶在两岸茶市供不应求。

20多年久居大理，他亦入乡随俗，和当地民众甚是亲密。上山的路可通到村里的公墓，再往上就是玉带路，连通苍山清碧溪、七龙女池和凤眼洞等各处景点。但此处并非景区，路道不畅，每到雨季季节就变得十分泥泞，或又常被荆棘杂草阻断。于是上下的村民游客常从茶厂借路，老人也不计较。口渴的进门讨口水喝，他必奉为上宾，煮水沏茶，一起品味茶水之妙。

婆婆的树影，紧随山风摇曳，如同逐岸的轻波，带着山体渗发的阵阵沁凉，我们就在这种宁静中品茶聊天。不知不觉日已偏西，西斜的阳光透过密林，筛下星点光斑，如同凋落的花瓣洒满一弯幽径，居然有种恍然隔世的美妙。说谈之中，又有几个客人进来，老人招呼坐下，递上茶水，接下来的聊天就更加欢畅了。我们在他的言谈中得知，他是第一个来苍山种茶的台湾人，之后又有不少台胞跟随而来，有种茶的，有开客栈的，还有做其他生意的，渐渐地就在苍山洱海之间聚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台胞村落，海峡两岸的交往因此变得更加亲密频繁。

喝完茶水，我们也该离去。老人微笑着说，以后有机会再来喝茶聊天。他一脸笑容，真有些仙风道骨之态。披着落霞归去，我却有几分淡淡的舍不得，说不清是为这一方明净山水，为这种茶的台湾老人，还是因为那清香淡雅的感通茶。